

## 察察有理

赵宾，女，1970年生，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，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，感悟颇多，常思述之与人，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和朋友们分享快乐，分担忧伤。



## 上海记忆



为常。

和所有父母一样，总想给予子女更多，爸妈尽可能把我的假期安排得紧凑，好让我回到小县城可以有更多谈资。那天带我去宋庆龄故居参观，爸爸陪同客人已经进去过几次，为了节约门票，妈妈陪我参观。

参观结束出到大门，见河北籍贯的爸爸，正用地道的北方口音，和收票员小姑娘交谈得热闹，我用纯正的四川话喊：爸爸，走咯。那小姑娘（目测20出头）居然变换面孔，一脸鄙夷：你们是四川的？父亲脾气好：对，四川，你去过没？小姑娘轻蔑道：没去过，也不得去，听说四川很穷。

年轻时谁不敏感偏激、冲动任性。那年代大学生不多，赵医生还是有点骄傲，被一个收票员这样轻视，很是羞愧愤怒，忘记转换普通话，四川话语速飞快：你凭啥看不起四川人，晓不得你们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就是我们四川人，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我们四川人，你读过书没？小学毕业没？年轻时我很有些舌毒，小姑娘大概没听懂我的话，但气势上完全溃败，一言不发。

爸妈准备带我到杭州西湖，买好火车票后，单位正好有便车，爸爸赶紧和我到火车站退票。窗口人多，队排得很长，爸爸喊：有人买杭州的票不？过来一个上海本地口音，斯文、瘦弱、谨慎的南方男人，把票对着光反反正正查看，不停盘问我们退票原因，对爸爸主动提出少点钱的建议疑惑不已，最终还是不放心，把票还给我们，去排长长的队。

然后过来一个高大的北方口音大汉，拿过票草草一看，就开始付钱，对爸爸减价的提议不满：为什么要少钱，我排队买还不是要给这么多钱，该多少就多少。两相对比，那几位和我打过交道的上海人加深了我对他们的刻板印象：优越感、纠结、小气、排外，在心里把他们排名再次后挪。

父母单位是建筑公司，居住在偏远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间里，条件比较艰苦，用父亲的话：我们干部还好些，那些工人条件更差。一直记得他们讲的一件事：单位两名工人省吃俭用，加上年终奖金，带着对大千世界繁华的向往，豪气地以为足够享受一晚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。贫穷限制了想象，他们带去的钱不够走出酒店大门，店员通知单位前去取人。

年轻时看问题片面，爱憎分明，容易钻牛角尖。历史书上记载：清末慈禧太后骄奢淫逸，一顿饭的花费是当时几百个老百姓一年的收入。恨极这种贫富悬殊、阶层森严，认为这些不平等应该完全消除，上海之行让我知道，城市和城市、人和人之间，还是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，无端悲悯自己和家乡。

再到上海，飞机落地时，想起那句歌词：一眼望不到边，目光尽头一直是高楼。二十多年，兜兜转转也去过不少城市，上海的繁华依然首屈一指。会议期间，接触的所有人员，都说普通话听不出是哪里人，和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搭讪，他不是本地人，感叹房价太昂贵，迟早要回家乡。

同学和侄女先后到宾馆见面，同学的女儿已经成家，侄女的两个孩子正在长大。上海早已融入其他城市的元素，正是这些成分的介入，城市具有强大的包容性，上海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大都市。原来，所有的不均衡，才能刺激更多竞争。

## “姑妈”

□邱达官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从宣汉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一所偏远村小任教。

村小学坐落在大山中的小块平地上，一间土瓦房，成了我临时的宿舍兼办公室。我的班上，有个叫伟的男孩，比我小四岁，爱到我办公室玩，时常给我讲山里发生的趣事。渐渐地，我喜欢上了这个孩子。“老师，到我们家去耍嘛。”一天放学后，小伟邀请我。我说不去，他执意要我去，并说受爸爸妈妈的邀请。去他家看看也行，当作一次家访吧。于是，我跟在小伟的后面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。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吧，来到了山脚下的一座房子前。

“快到屋里坐！”小伟的妈妈搬出一根长板凳，摆上用木瓢装着的刚出锅的花生。香香的花生，顿时丰富了我的味蕾。在与小伟父母交谈中，得知眼前这位好客的妇女与我同姓，年龄比我母亲大几岁，她热情地说：“你一个人在这山上教书，身边又没其他亲人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放学后就跟小伟到我们家来耍吧。没什么好招待，至少有稀饭喝……”她和蔼可亲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姑妈：“你真像我的姑妈。”她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有你这么一个当老师的侄儿，我开心。好，就叫我‘姑妈’！”大家说着笑着。

农忙时节的周末，我在村小学备课、批改作业后，常去姑妈家帮着干些农活：拿锄头除除草，用扁担挑捆柴。我用大背篓背苞谷，姑妈给我换上小背篓——她生怕累着我。姑妈勤劳，一天到晚不是在山上下活，就是在家砍猪草、喂鸡鸭，很少停歇过。姑妈的一言一行，无声地影响着我，让我遇到困难不懈怠，努力做好。身在偏僻的村小，我没有放慢前行的速度，教学质量逐年提高，赢得了村小主任教师和家长的赞赏。

“嘭嘭嘭”，六点刚过，有人敲门。赶紧起床，推开门，我一阵惊喜：姑妈来了！只见她背着一个背篓，里面放有鸡蛋、腊肉和香肠，还有刚采摘下的、叶子上沾着露珠的新鲜蔬菜。“没有菜吃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不要往外嘛。”姑妈人高马大，嗓门大，“听说你在学校天天吃咸菜拌饭，这样可不行，身体咋受得了？工作怎么得有气力干？”她还说，家里喂的鸡鸭都在下蛋，满山坡种着蔬菜，想吃就来拿吧。我点头说要得要得。这个异乡认识的“姑妈”关心着我，更告诉我“有好身体才能干好工作”的道理。那时村小条件差，我没有抱怨，坚持晨起跑步，同时带领全校学生做“武术操”，开展各种文体活动，搞得有声有色。姑妈对我的表现赞不绝口：“好样的，年轻人就该这样。”

看我工作忙，姑妈帮我洗被子、蚊帐、棉衣。看着她粗糙的双手，不停地刷着洗着，我感激地说：“姑妈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谢您。”姑妈擦了擦额头的汗珠，说用不着那么客气，夸我一个人在这儿认真地教山里娃娃读书、写字，很不错的。在这陌生的地方，有了姑妈的照顾，温暖包裹着我，让我对村小教育热情高涨。

后来的后来，我离开了那个小山村，和姑妈见面的机会少了。但她的教诲，我铭记于心：不管在哪儿教书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努力做，同样可以干出成绩。从教以来，我先后被评为乡、县、市优秀教师、骨干教师。这些荣誉的获得，让我幸福满满，对乡村教育的明天充满了希望。

前些年，我到那所村小学参加“送教下村”活动，路上偶遇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原来是姑妈。面容苍老的她笑容依旧，我握着她的手，高兴地向她汇报着这些年取得的成绩……

感谢那段青葱岁月，感谢在村小的那些日子，感谢遇见“姑妈”。

## 斗蛇

□邓佳乐

立秋时节，农作物开始收割，农人们都陶醉在丰收的喜悦中。

那天，我和爷爷收完最后一块玉米地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随便下了点面条吃，便早早上了床。夜半时分，窗外响起了老鼠“吱吱吱”的叫声和窸窣窸窣的声音。警觉的爷爷以为有人偷玉米，他扭亮灯，翻身而起。“是哪个？”他站在窗边一声怒喝。惊醒后的我，也急忙开灯跳下床，然后拿起门后的扁担，靠在窗边往外瞅。眼前的一幕，让我陡地惊呆了：“爷爷，爷爷，蛇……大蛇……一条菜花蛇啊！它正卷着一只老鼠在吃呢！”因为惶恐，我声音都有些颤抖。爷爷听了，急忙向我靠过来。

别看爷爷胆子大，晚上一个人走夜路也不怕，可他这辈子最怕蛇。听奶奶说，年轻时，他干活被蛇咬过。后来，上厕所时，被悬在梁上的黑蛇吓晕过。再后来，他随村里人下田抓黄鳝，误把菜花蛇当黄鳝，只差没咬住手……一次次阴影，让他心底畏惧蛇。“就让它吃吧，你奶奶不在，莫去管它。”爷爷拍着我的肩，但我明显感受到他的手在颤抖。

正当我们准备回卧室时，大蛇竟从窗户钻了进来。它的身子缠绕在铁杆上，头高高扬起，吐着信

子左右探望。此时，我吓出一身冷汗，双手紧握扁担对着它，大叫着：“你别过来啊，你别过来呀！”它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害怕，沿着窗户快速滑向我们，径直冲向我，因为我打扰了它进餐。我惊得往后一退，身子猛地瘫坐在地。当它离我仅一米之时，爷爷拿起铁铲，对着它就挥了过去。“畜生！”那一瞬间，爷爷就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。铁铲落到了蛇头不远处，大蛇整个身体开始摆动，它的力量大得出奇，床被抽得晃动，椅子倒了，瓶瓶罐罐被打翻了，屋里一片狼藉。爷爷急得直叫：“佳乐，快打它，快打它。”看到那么怕蛇的爷爷此刻都无所畏惧，我的恐惧感也跟着消失了，我迅速站起身，捡起扁担使劲敲打它，最后这条两米多长的大蛇在我们的追打下瞅准一个时机，逃出了屋子。

“一般来说，只要不去惹它，蛇是很少主动攻击人的，再说它还吃老鼠，也算是帮我们守护粮食！”爷爷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打着手电筒到屋外照射，“这下它被我们打痛了，应该不敢再进屋来了。”

第二天，爷爷给奶奶打电话讲述了这次斗蛇经过，带着几分骄傲，嘴里直说，他这辈子是第一次打蛇。